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春潮 老人与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潮 老人与海>>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7856

10位ISBN编号：7532747859

出版时间：2009-08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 海明威

页数：244

译者：吴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春潮 老人与海>>

内容概要

美国青年作家斯克利普斯·奥尼尔的妻子女儿相继出走，他本人雪夜离家去找工作，在小饭馆中邂逅中年女招待、爱好文学的英国人黛安娜，两人一拍即合，闪电结婚，而他也因此在城中水泵厂当上了记件工。
不料小饭馆里接替黛安娜的女招待曼迪一肚子文坛掌故，且能说会道，迷倒了斯克利普斯。
与斯克利普斯同厂的工人瑜珈·约翰逊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巴黎有过一段“艳遇”，结果中了“仙人跳”，从此不想找女人。
然而，一个一丝不挂的印第安女人闯进了小饭馆，被人撵走，在街头茫然徘徊的瑜珈竟跟随着她，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和她并肩走入夜色中……冬春之交，密执安州的北国山城发生了一系列奇事，构成了海明威早期中篇小说《春潮》妙趣横生的核心情节。
《老人与海》讲述了老渔夫与大鱼苦斗的故事，主题深刻，为海明威赢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国早已受到广泛欢迎。

作者简介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小说”中既有“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反法西斯作品《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不朽的“硬汉”形象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老人与海》，也有出版六十年后才得到评家赏识的《春潮》，这些作品每一部都称得上经典，反映了海明威在小说创作上的艺术风格和杰出成就，是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份宝贵财产。

书籍目录

六天写就的精品　六十年后才获真赏春潮《老人与海》的多层次涵义老人与海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瑜伽·约翰逊站在密歇根州一家大水泵制造厂的窗前朝外望。
春天就快降临这里。
那个摇笔杆的家伙哈钦森曾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难道今年又会应验不成？
瑜伽·约翰逊很想知道。
就在瑜伽近旁的第二个窗口站着斯克里普斯·奥尼尔，一个又长又瘦的人，长着张又长又瘦的脸。
两人都站着朝外望这水泵制造厂空无人影的院子。
雪覆盖着那些即将运走的一台台装在板条箱里的水泵。
只等春天一到，雪融化了，厂里的工人们就会把这些雪封的码成堆的箱装水泵一一起出，一直拉到C.R.&I.铁路的车站，在那里装上平板车运走。
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那些雪封的水泵，呼出的气在冷的窗玻璃上结成细小玲珑的霜花。
瑜伽·约翰逊想起了巴黎。
也许正是这些细小玲珑的霜花使他想起曾在那儿待过两星期的花都。
两个星期，那曾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的两个星期。
如今可全给抛在脑后啦。
这回事还有其他的一切。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有两个妻子。
他望着窗外，身子又长又瘦地站着，带着他固有的那副纤弱而却硬朗的样子，显得富有弹性，这时想起了她们俩。
一个就住在曼塞罗那，另一个住在佩托斯基㈢。
上一年春季以来，他还没见过住在曼塞罗那的那一个。
他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水泵厂院子，心想春天会意味着什么。
跟他那在曼塞罗那的妻子一起时，斯克里普斯常常喝醉酒。
他醉了，跟他妻子就很快活。
他们会一起去到火车站，沿着铁轨走出站去，然后一起坐下，喝喝酒，看看火车开过。
他们会坐在俯瞰铁路的一座小山上的一株松树下，喝起酒来。
有时候他们喝个通宵。
有时候他们一连喝上一个星期。
这对他们有好处。
这使斯克里普斯坚强。
斯克里普斯有个女儿，他戏称她为邋遢妹奥尼尔。
她的真实姓名为露西·奥尼尔。
斯克里普斯跟他老婆去到铁路边一连喝了三四天后，有一晚失去了他妻子。
他不知道她的下落。
等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片黑暗。
他沿着铁道朝城区走去。
脚下的枕木硬邦邦的。
他想在铁轨上行走。
他做不到。
他对此是心中有数的，没错。
他回头沿着枕木走。
进城可有好长的一程路。
他终于走到可以看到车辆编组场的灯光的地方。
他从铁轨边来个急转弯，走过曼塞罗那中学。
那是座黄色砖砌的建筑。

一点也没有洛可可的风格，不像他曾在巴黎见过的那些建筑。
不对，他从没去过巴黎。
去过的人不是他。
是他的朋友瑜伽·约翰逊。
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
就快到关闭这水泵制造厂过夜的时候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窗子打开，只开了一道缝儿。
只开了一道缝儿，这可就够了。
外边院子里，积雪开始融化。
一阵暖风吹起。
一阵奇努克风，水泵工人们管它这么叫。
这阵暖烘烘的奇努克风透过窗子吹进这水泵制造厂。
所有的工人都放下了他们的工具。
其中有不少是印第安人。
那工头是个牙关紧锁的矮个子。
他曾出外旅游，一度远至德卢斯。
德卢斯远在这大湖蓝色水面的对面，在明尼苏达州的一片林区内。
在那边他有过一段奇妙的经历。
那工头把一只手指伸进嘴里润湿一下，然后竖在空中。
他感觉到这暖风吹在手指上。
他懊恼地摇摇头，朝工人们笑笑，也许有点儿冷冰冰的。
“得，这是定期的奇努克风，小伙子们，”他说。
工人们多半默默无言，就挂起他们的工具。
那些完成一半的水泵给收起，安放在支架上。
工人们依次走出，有些人在讲话，还有些默默无言，有几个在咕哝，一起上盥洗室去洗洗手脸。
透过窗子，外面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二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站在曼塞罗那中学外面仰望着那些亮着灯的窗子。
天色很黑，正在下雪。
从斯克里普斯记事时起一直在下雪。
有个过路人站住了，对斯克里普斯瞪了一眼。
对他来说，这男子究竟有什么相干啊？
他继续赶路了。
斯克里普斯站在雪地里，抬眼瞪视着中学的那些亮着灯的窗子。
屋里，人们正在学习。
他们上课直到深夜，男孩们跟女孩们竞相钻研知识，这股学习的强烈欲望正在席卷美国大地。
他的女儿，那个小邋遢妹，花了他整整七十五块钱在医生账单上的女孩，正在里面学习。
斯克里普斯感到自豪。
要他去学习可太迟了，不过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邋遢妹正在学习。
她天生有这份能耐，这女孩。
斯克里普斯朝前一直走到他家的屋子。
那屋子不大，不过斯克里普斯的老婆在意的并不在屋子的大小。
“斯克里普斯，”两人一起喝酒时，她往往这样说，“我可不要一座王宫。
我只要个可以挡挡风的地方。
”斯克里普斯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这会儿，黄昏已过去了好久，他在雪中行走，看到自己屋子的灯光，庆幸自己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这样可比如果回家时到一座王宫来得好。
他，斯克里普斯，可不是那号想望有座王宫的主儿。

他打开他家的屋门，走进去。
有些什么念头在他脑际不断涌现。
他竭力把它排除，但是不行。
他那朋友哈利·派克有一回在底特律结识的那个写诗的家伙写过些什么来着？
哈利常常这样背诵：“纵然我游遍乐园和王宫。
当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一处地方及得上家。
”他记不起那些词儿了。
并不全都记得起了。
他给它写了一支简单的曲调，教露西唱。
那是他初次结婚时的事。
如果斯克里普斯有机会继续干下去，他没准会成为一位作曲家，成为那号写芝加哥交响乐队演奏的那种牢什子的家伙中的一个。
他要让露西当晚唱这支歌。
他永远不再喝酒了。
酗酒使他的耳朵失去了乐感。
有好多次他醉了，列车夜间爬上博因瀑布城那边的坡道时的汽笛声听来比斯特拉文斯基这家伙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动听。
是酗酒造成的。
这是要不得的。
他要出走去巴黎。
就像这个拉小提琴的家伙阿尔贝特·斯波尔丁那样。
斯克里普斯开了屋门。
他走进屋去。
“露西，”他叫道，“是我，斯克里普斯。
”他永远不再喝酒了。
不再到铁路边去磨夜了。
也许露西需要一件新的皮大衣。
也许吧，她毕竟想望有座王宫，而不要这个地方。
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对待一个女人究竟如何。
也许这地方毕竟并没有挡住风。
异想天开。
他划了一支火柴。
“露西！
”他叫道，有一份恐慌感没有从他嘴里发出来。
他的朋友沃尔特·西蒙斯在一匹种马有次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上被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碾过时，听到它嘴里发出的就是这么样的叫声。
巴黎没有阉马。
所有的马都是种马。
他们并不培育母马。
大战以来就是这样。
大战改变了一切。
“露西！
”他叫道，接着又是一声“露西！
”没有回音。
屋内空无一人。
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身子又长又瘦，在他自己的被人抛弃的屋里，这时透过满是雪花的空气，有一声遥远的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传到斯克里普斯的耳朵里。

第三章　　斯克里普斯离开曼塞罗那。
他跟那地方一刀两断了。
一个这么样的小城给了他什么呀？
什么也没有。
你劳累了一辈子，随着出了这么样的事儿。
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了。
什么都没了。
他动身去芝加哥找活儿干。
芝加哥才是好地方。
瞧它的地理位置，就在密歇根湖的西南端。
芝加哥能成大事。
哪个傻瓜蛋都看得出来。
他要在今天叫做大环的地区买地，那是个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大区。
他要以低价买进地皮，就此抓住了不放。
让人家来试试从他手里夺走吧。
他如今可懂得一两手啦。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光着头，风雪刮着头发，沿着C.R.&I.铁路的轨道走去。
这是他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冷的夜晚。
他捡起一只看来因冻僵而倒毙在路轨上的鸟儿，放在衬衫里面使它暖和。
鸟儿紧挨在他暖烘烘的身子上，感恩地啄起他的胸膛来。
“可怜的小家伙，”斯克里普斯说。
“你也觉得冷啊。”　　他的双眼涌出泪水。
　　“这风见鬼去，”斯克里普斯说，又面朝这风雪走去。
这风是径直从苏必利尔湖上吹来的。
斯克里普斯头顶上空的电报线在风中嗖嗖作响。
透过黑夜，斯克里普斯看到有只黄色的大眼睛在朝他迎来。
这台庞大的火车头在暴风雪中越来越近了。
斯克里普斯跨到轨道的一边，让它开过去。
那个摇笔杆的老家伙莎士比亚写过什么来着：“强权即真理”？
列车在下着雪的黑夜里开过身边，斯克里普斯想起了这句引语。
机车先驶过去。
他看见那火夫俯身把一大铲一大铲的煤块甩进敞开的炉门。
那司机戴着护目镜。
他的脸被敞开的炉膛门中射出的火光照亮。
他正是司机。
正是他把一只手按在扼气杆上。
斯克里普斯想起那些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在被处绞刑时说的话：“尽管你们今天扼杀我们，你们仍然无法什么什么我们的灵魂。”

编辑推荐

一部浪漫主义小说，纪念一个伟大种族的消亡。
冬春之交，密执安州的北国山城发生了一系列奇事，构成了海明威早期中篇小说《春潮》妙趣横生的核心情节。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以摄象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老渔夫圣地亚哥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